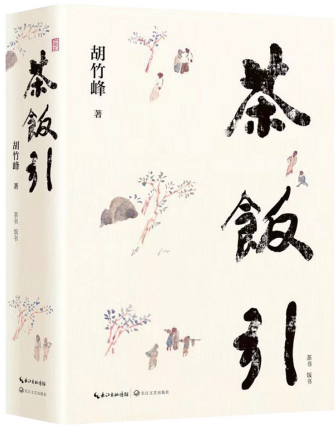
茶饭引出文章

——关于《茶饭引》

胡竹峰



《茶饭引》
胡竹峰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《茶书》记

明朝断园居士在友人山居，泉茗为朋。喝的是什么茶，未从交代，但景况不恶。早晨推开窗，有红花、绿树、闲鸟、烟岚、藻荇、静池、细风、清帘，更有庭院悄然。此番风致比纸窗瓦屋更具风韵。

一直喜欢喝茶，有幸喝到天南地北各色好茶，前世修来福气。四方之茶，异色异香异味而同乐。茶之乐，乐在隐逸，乐在闲适，饮啜间发现人生与自然的情致。

生性好旧，唯喝茶贪新，当然说的是绿茶。普洱、黑茶之类，越陈越好。都说酒也是陈的香，奈何肚无别肠，饮不得那物。

饮食饮食，饮在食前，皆为人生大事。一饭一粥，当思来之不易，茶尤如此。喝茶殊非易事，不易有闲，不易有心。喝茶光有闲暇还不够，更要有闲心。三分茶三分水三分闲心，剩下一分闲情用来写喝茶的文章。偶有所感，遇则记之，得文若干篇，非醉非醒，或实或虚，连同以前写过的有关茶的随笔，新篇旧作醉醒虚实团圆在此一册小书里。小书比大书好读，轻便。

写茶风气古已有之，陆羽《茶经》后，不乏讲茶著作。一壶乾坤，茶天地山山水水，一言难尽。书中文字，由茶生长发芽，好坏不论，自忖写出了一点不同的地方。清水淡茶，一杯水，一团香，一片叶，以纪实、回忆、想象、幻觉交织而成，与茶有关也与茶无关。袁于令论《西游记》：“文不幻不文，幻不极不幻。是知天下极幻之事，乃极真之事；极幻之理，乃极真之理。故言真不如言幻……”袁先生可谓前世知己。

陶渊明结庐在人境，总觉得他家草庐的窗前有酒也有茶，以陶碗浅浅盛着，酒水茶汤映出庭前的垂柳。山中的气息与酒、茶的气息融为一体，飞鸟结伴而来，在庭中树上。

好茶平白简洁，洁白如雪，好茶是绿雪，纷纷扬扬一杯子。文章也应该写得平白一些简洁一些。

文章实难。近来写作，想说的话越来越少，行文越来越短，心到意到即可。琐屑的这样一本册子，怕是辜负了案头那抹茶香。

兴致淡了，水仙花开过，一杯茶残了。

文气漫漶，于是喝茶。

常怀闲雅吃茶酒，偶有性灵写文章。

《文心雕龙》上说意气骏爽，则文风清焉，好茶让人意气骏爽。文风文风，文章如风，飘忽游离。作文捕风，笔墨捉影，从来由天不随人，仿佛老来得子。我未老，还未得子，更未老来得子。文章如子，龙生九子，模样不同，性情不同，面目不同，身段不同，各司其职，龙各有命。文章家要有龙性，云从龙，龙司雨，纸上一支笔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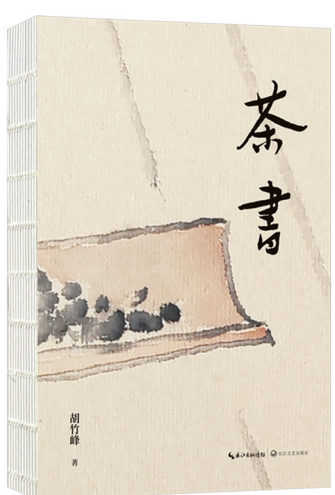
茶书者，喝茶之书也，谈茶之书也，该有清淡味闲雅味，不染酒味肉味糖味烟草味才好。茶味者，苦味香味涩味也。一杯茶，百般人间味。

近来白发越来越多，两鬓渐白，揽镜自照，窗含西岭千秋雪。岁月不饶人，陡然苍凉，好在此生此世的字里相逢，佳美如茶，到底门泊东吴万里船。

有人走马天涯，有人不出居家；有人晨光晚霞，有人看云赏花；有人大肉烈酒，有人茹素淡茶。时令已近霜降，阳气内收，一天天开始冷了，山中茶园老了。茶老了，明年依旧会长出新芽，人老了却无再少。茶回回新，人年年老，正当是：

一季新茶一岁身，如今我已不青春。

中年时序再回首，锦绣青山半老人。



《饭书》记

谈吃有古风，正所谓浙中清馋，无过张岱；白下老饕，端让随园。俞樾这样的老夫子，笔下饮食亦步步生香。《春在堂随笔》卷五说天长甘露饼，味不过甜，而松脆异常，老来俏丽，春意摇曳，多了几分风流。

先秦文字，涉及饮食的不少。《尚书》可见古人对饮食的态度，肃穆中有敬畏。《招魂》写饮食，摇人心旌，是另一路做派。屈原想象奇诡，辞藻华赡，开汉赋之先河。汉赋中的《七发》，铺陈饮食，奢华之至。一己趣味，更喜欢《齐民要术》，虽是农书，笔谈瓜果蔬菜，摇曳生姿可见春光，风流手段不输晚明士子。曹丕写葡萄，有人情之美，更写出了色香味，堪称神品。唐宋人述食，常见好才情，读《梦粱录》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如行山阴道上。苏东坡贬谪出京，受用一顿美味，顿时心旷神怡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，风华卓绝，欣然起了诗兴。

明清人有食谱癖，官家食谱、富家食谱、民家食谱，蔚为大观。与先贤相比，稍逊风采，读来略嫌沉闷。好在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之类话本与《金瓶梅》《儒林外史》等小说，饮食谈中时见绝妙好辞。曹雪芹写宴会写吃喝，是上好的笔记。晚清《海上花列传》，也有一流唇齿文字。明清小说中的饮食写得香艳，因为有场景的交代，读来历历在目。

日常平淡，每日所食，瓜果蔬菜家常饭而已。生来口拙，对山珍海味之类不以为珍馐。野蔬村酿，小杯细语，几净窗明，有一种清静独赏。明人书简云：“笋茶奉敬。素交淡泊。所能与有道共者，草木之味耳。”草木之味、四时佳兴，纸墨包裹着清欢佳趣。良友、香茶、苦笋，诚然赏心乐事。所能与有道共者，也是草木之味耳。

美食总让人惆怅，因为转瞬即逝、不可复制，写成文字，也是书空。写吃的原因，非谋其味，而是取风致罢了。饭茶无论好坏，有得吃就好。挑食与厌食者，缺乏饮食精神。饮食无分别，才是饮食精神。有诗为证：

禅心不合生分别，莫爱余霞嫌碧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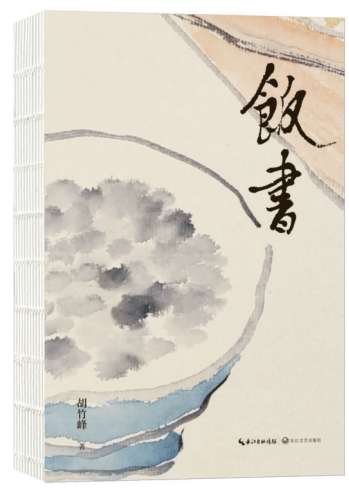
下笔从来信马由缰，有感而发。重看拙作，常常恍若隔世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有些文章，现在写，一定换了面目换了门庭。心仪的饮食小品，自情始，然后色，再至香，最终入味；情不浓淡，色不惊人，香得飘逸，味才透彻。世事纷纷没有穷尽，味道也无穷无尽。谈饮食以寄兴，作文章而怡情。

又去了一趟司空山，看看老树、古桥、春茶、民居、祠堂……堤岸、桥头、树下、屋边、田埂、小路，走过好几个我，一回回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节令。信步徐行，迎面一座小庙，很幽静，斋堂前那副对联真好，独立庭中，无语良久，半盏茶工夫，方才缓缓念出声来，说的是：

粥去饭来，莫把光阴遮面目；
钟鸣板响，常将生死挂心头。

这是老话了，旧年在山西、北京、福建、江苏很多寺庙里见过。机缘未到，虽然入眼，未能入心。光阴遮了多少面目，时间如水，冲洗得顽石浑圆，多少人迹如烟似雾。粥饭穿肠过，钟鸣耳旁风。原来饮食不独出入日常境，有人间烟火，也出入生活禅，引得佛门法旨。正如庄子所言，大道无所不在。

许久未作食话，有实话就好。文章不过说话，多说实话、真话、佳话、童话、诗话、神话、正话、逸话、清话，不妨车轱辘话、话里有话、话外有话，或作闲话、老话、土话、笑话、行话、梦话、禅话、长话、短话，少作大话、小话、混话、脏话、怪话、软话、浑话、疯话、瞎话、浮话、昏话、粗话、歹话、狂话、空话、歪话、蠢话……如此也罢，如此也好，只是难免废话。《散宜生诗》说得好：“文章信口雌黄易，思想锥心坦白难。”这是知者之言。技法大可信口雌黄，骨骼精血要交心，不说肝胆相照，也要袒腹相见。

好文章是粗茶淡饭，锦衣玉食、诗礼簪缨虽好，脱离凡尘，像云像雾像风，隔了蒙蒙细雨。写作十几年，渐渐领悟出粗茶淡饭之妙，如今更不愿满纸荤腥，唯愿今后文风如布衣蔬食。

文风变了，口味也变了，偶尔吃到山珍海味，不以为美不以为然。有两次遇见上品萝卜、冬瓜、豆腐，或清烂或甘脆或香甜或平远，经年难忘。